大明寶訓 一

共三十冊

書
史四十五
一三七〇二號
全三十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3702
冊數 30 (1)
函號 関 45 12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新鐫官板

萬曆壬寅春秣陵周氏大有堂繡梓

皇明寶訓

大明太祖高皇帝寶訓序

朕命儒臣纂集

皇考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

統天大孝高皇帝寶訓恒伏讀之足為萬世龜鑑子孫臣庶克敬守之永保天下國家於悠久可無替矣朕日臨

萬幾一言一行必放而行焉不敢有違仰惟

皇考天生聖智受命以主宰天下凡行一事發一語必合於道故言中若蓍龜事成若素定誠由創業艱難勞心焦思籌之詳而慮之審自古帝王行事載之於書謂之經書於紀傳謂之史經以載道史以載事皆以為後世法也然事即道道即事但揆諸於理何如耳惟於理或

有違則非所謂道矣此堯舜禹湯文武之書有典謨訓誥誓命之名史臣錄之訓於當時而垂於萬世天下後世用之則治不用則亂此治亂之機在於用不用耳於乎遠法於古近法於我

皇考則夫精一執中之要孰有逾於斯乎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孟子所謂遵

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凡為子孫臣庶者尚敬之哉尚敬之哉

永樂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大明太祖高皇帝寶訓序終

大明太祖高皇帝寶訓目錄

○卷之一

論治道　敬天　孝思

謹好尚　謙德　經國

封建　興學

○卷之二

尊儒術　聖學　褒功臣

教太子諸王　正家道　厚俗

議禮　興禮樂　崇教化

○卷之三

任官　守法　求言

納諫　去讒佞　却貢獻
勤民　理財　節儉
○卷之四
戒奢侈　勵忠節　報功
警戒　弭災異　屏異端
評古　仁政
○卷之五
求賢　卹刑　賞罰
寛賦　恩澤　賑貧
保全功臣　禮前代　禮臣下
訓將士

○卷之六
諭羣臣　武備　馭夷狄
懷遠人　辯邪正　育人才
務實

大明太祖高皇帝寶訓卷之一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論治道

○戊戌十二月癸巳辟儒士范祖幹葉儀既至祖幹持大學以進
太祖問治道何先對曰不出乎此書
太祖命祖幹剖析其義祖幹以為帝王之道自脩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

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

太祖曰聖人之道所以為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悉此道也甚加禮貌命二人為諮議儀以疾辭祖幹亦以親老辭

太祖皆許之

○丙午三月甲辰

太祖語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天下兵爭民物剏殘今土地漸廣戰守有備治道未究甚切于心基對曰戰守有備治道必當有所更革也

太祖曰喪亂之後法度縱弛當在更張使紀綱正而條目舉然必明禮義正人心厚風俗以為本也禕對曰昔湯正桀之亂而修人紀武王正紂之亂而叙彜倫

主上之言誠脗合於前古也

○吳元年十月癸丑右御史大夫鄧愈等各言便宜事

太祖覽之謂愈等曰治天下當先其重且急者而後及其輕且緩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給而民生遂教化行而習俗美足衣食者在於勸農桑明教化者在於興學校學校興則君子務德農桑舉則小人務本如是為治則不勞而政舉矣今卿等所言皆國家之不可闕者但非所急卿等國之大臣於經國之道庶民之術尚當為予盡心焉

○洪武元年正月丁丑

太祖御奉天殿大宴羣臣宴罷因召羣臣諭之曰朕本布衣以有天下寔由天命當羣雄初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見其所為非道心常不然旣而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思愛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伐四克賴諸將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于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煩

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

太祖曰堯舜聖人處無為之世尚且憂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創殘其得無憂乎夫處天下者當以天下為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為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為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謹或致顛蹶所養不謹或生疢疾況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警畏耶

○戊寅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成周之時治掌於冢宰教掌於司徒禮掌於宗伯政掌於司馬刑掌於司寇工掌於司空故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大小相維各有攸屬是以事簡而政不紊故治秦用商鞅變更古制法如牛毛暴其民甚而民不從故亂卿等任居宰輔當振擧大綱以率百寮賛朕為治

○四月丙辰

太祖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為宦官敗蠹不可拯救未嘗不為之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洒掃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其可得乎

○七月辛巳

太祖與侍臣論及創業之難

太祖曰朕賴將帥之力掃除禍亂以成大業今四海漸平朕豈不欲休養以自娛然所畏者天所懼者民苟所為一有不當上違天意下失民心馴致其極而天怒人怨未有不危亡者矣朕每念及之中心惕然

○十月己卯民有告富人謀反者命御史臺臣刑部勘問皆不實臺臣言告者事在赦前宜編戍遠方刑部言當抵罪

太祖以問秦裕伯對曰元時凡告謀反不實者罪止杖一百以開來告之路

太祖曰不然姦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為所誣多矣自今凡告謀反不實者抵罪有司著為令

○洪武二年正月庚子

太祖御奉天門召元之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
有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
太祖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之聞也夫步
急則蹪弦急則絶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但云
寬則得衆不云寬之失也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
亡其失在於縱元寔非寬也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制
不以廢棄為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施之適中則
無弊矣

○洪武四年六月庚戌
太祖御奉天門謂吏部尚書詹同曰論行事於目前不若
鑒之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先帝王為治之道試為朕言
之同對曰古先帝王之治無過於唐虞三代可以為法
也
太祖曰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由於法本於心
者道德仁義其用為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蓋
有時而窮然為治者違乎道德仁義必入乎權謀術數
甚矣擇術不可不慎也

○洪武十一年三月壬午
太祖謂禮部臣曰周書有言人無於水鑒當於民監人君
深居獨處能明見萬里者良由兼聽廣覽以達民情胡
元之世政專中書凡事必先關報然後奏聞其君又多
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尋至大亂深可為戒大抵民情幽

隱猝難畢達苟忽而不究天下離合之機係焉甚可畏
也所以古人通耳目于外監得失於民有見於此矣爾
禮部其定奏式申明天下
○洪武十二年三月己巳
太祖與禮部尚書朱夢炎論治民之道
太祖曰君之於民猶心於百體心得其養不為淫邪所干
則百體皆順令矣苟無所養為衆邪所攻則百病生焉
為君者能親君子遠小人朝夕納誨以輔其德則政教
修而恩澤布人固有不言而信不令而從者矣若惑於
憸壬荒於酒色怠於政事則君德虧而民心離矣天
下安得而治夢炎對曰
陛下所諭甚切實帝王為治之要
○十一月己亥
太祖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翰林待制吴沈曰人主治天
下進賢納諫二者甚切要事也沈對曰誠如
聖諭但求之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
太祖曰使其真知賢者能與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
於患已何有不納唯其知之不真是以於已難入若誠
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
賞而諫者必來沈對曰
陛下此言誠國家興治之要
○洪武十三年六月庚申朔

太祖謂侍臣曰人主能清心寡欲常不忘博施濟衆之意庶幾民被其澤侍臣對曰陛下此心即天地之心也惟人主之心無欲故能明斷萬事萬事理則天下生民受其福太祖曰人之不能明斷者誠以欲害之也然明斷亦不以急遽苛察為能苟見有未至反損人君之明求之太過則虧人君之量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乙巳蘇州府民有上治安六策者太祖覽之以示近臣曰此人有忠君愛國之心但於理道未明耳盖人主之心當以愛物為主治國之道當以用賢為先致治在得人不專恃法令此人首言用法不知

務矣

○洪武十七年三月甲辰

太祖諭侍臣曰天下無難治惟君臣同心一德則庶事理而兆民安矣唐虞三代之時君臣同心一德故能致雍熙太和之盛後世庸主治不師古君臣之間動相猜疑以致上下乖隔情意不孚君有所為而臣違之臣有所論而君拂之如此欲臻至治何可得也朕今簡用賢能以任天下之政思與卿等同心一德協於政治以康濟斯民卿等勉之以副朕懷羣臣皆頓首謝

○七月戊戌

太祖御東閣翰林待詔朱善等侍

太祖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為智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以能多言人過君子則不然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善等頓首稱善

○八月丙寅朔

太祖謂廷臣曰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使人有餘財不盡人之力使人有餘力斯二者人皆知之至於不盡人之情使人得以適其情人或未知也夫使人得以適其情者不以吾之所欲而妨人之所欲蓋求竭吾之所欲者所求必得而所禁必行如此則人有不堪於是求有所不得禁有所不止則下之奉上者其情竭而上之待下者其情疎矣上下之情乖而國欲治者未之有也

○十一月乙丑

太祖御東閣從容謂侍臣曰責難之辭人所難受明君受之為無難諂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信之為易入朕觀唐虞君臣賡歌責難之際氣象雍容後世以諂諛相勸如陳後主江總輩汙濊簡策貽訕千古此誠可為戒右春坊右賛善董倫對曰誠如

陛下所諭惟明主則能慎擇

太祖曰責難不入於昏君而諂諛難動于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則無所不至矣

○洪武十八年九月庚午
太祖御華蓋殿命文淵閣太學士朱善講周易至家人
太祖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内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閨門之失善對曰誠如聖諭

○洪武十九年正月己巳
太祖與侍臣論治道
太祖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保之莫不厭貧喜富當重農時薄賦斂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興作節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時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強其所不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顙非其性也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壬辰
太祖御謹身殿觀大學之書謂侍臣曰治道必先於教化民俗之善惡即教化之得失也大學一書其要在於修身身者教化之本也人君身修而人化之好仁者恥於為不仁好義者恥於為不義如此則風俗豈有不美國家豈有不興苟不明教化之本致風陵俗替民不知趨善流而為惡國家欲長治久安不可得也

○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庚辰朔

太祖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治道因及理亂
太祖曰為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之則益亂撫
治民不可擾擾之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大
治繩之説雖淺可以喻深侍臣對曰誠如聖諭

洪武二十七年正月辛酉
太祖退朝顧謂翰林學士劉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
恐為治之心有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係
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未臻甚矣為
治之難也自昔先王之治必本於愛民然愛民而無實
心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其澤則衆心離於下積怨
聚於上國欲不危難矣朕每思此為之惕然

○三月辛丑
太祖謂侍臣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則
耳目聾瞽天下之事俱無所達矣翰林學士劉三吾對
曰人君惟博采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
蔽若信任憸邪隔絶賢路則視聽偏而聰明為所蔽矣
太祖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為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
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奸以養成安
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皇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為言
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
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
聽任用賢能不為邪佞所惑則亂何從生矣

敬天

○洪武元年正月甲戌

太祖將告祀南郊戒飭百官執事曰人以一心對越上帝毫髮不誠怠心必乘其机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隙夫動天地感鬼神惟誠與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遠鬼神幽隱而有忽心然天雖高所鑒甚邇鬼神雖幽所臨則顯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則吾心之誠敬自不容於少忽矣今當大祀百官執事之人各宜慎之

○洪武二年三月戊戌翰林學士朱升等奉勅撰齋戒文

上曰凡祭祀必先齋戒而後可以感動神明戒者禁止其外齋者整齊其內沐浴更衣出宿外舍不飲酒不茹葷不問疾不弔喪不聽樂不理刑名此則戒也專一其心嚴畏敬慎不思他事苟有所思即思所祭之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精白一誠無須臾間此則齋也大祀齋戒七日前四日為戒後三日為齋中祀戒五日前三日為戒後二日為齋既進覽

太祖曰凡祭祀天地社稷宗廟山川等神是為天下生靈祈福宜下令百官一體齋戒若自有所禱於天地百神不關於民者恐百官齋戒不致專精則不下令又謂省部臣曰朕每祭享天地百神惟伸吾感戴之意禱祈福祉以佑生民未嘗敢自儌惠也且齋戒所以致誠誠之至與不至神之格與不格皆係於此故朕每致齋不敢

有一毫懈怠今定齋戒之期大祀以七日中祀以五日不無太久大抵人心久則易怠怠心一萌反為不敬可止於臨祭齋戒三日務致精專庶幾可以感格神明矣
命太常著為令

○五月癸卯夏至祀皇地祇于方丘禮成
太祖御便殿謂侍臣曰上天之命朕不敢知古人有言天
命不易又曰天命無常以難保無常之天命付驕縱淫佚之庸主豈有不敗朕嘗披覽載籍見前代帝王當祭祀時誠敬或有未至必致非常妖孽天命亦隨而改每念至此中心惕然

○十一月己巳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奉
仁祖淳皇帝配位禮成
太祖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既畢出御奉天門謂羣臣曰祭祀在乎誠敬不在乎物之豐薄物豐矣而誠有未至神不享焉物雖薄而誠至神則享之所謂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嘗聞以德受福未聞以物徼福者也昔陳友諒服袞冕乘玉輅豐牲帛而行郊祀之禮彼恣行不道毒虐生靈積惡於己而欲徼福於天可乎朕凡致祭其實為國為民非有私求之福苟誠意未至徒尚禮文而欲徼福於已豈不獲罪于天耶

○洪武四年十一月丙辰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禮成
太祖謂羣臣曰帝王奉天以君臨兆民當盡事天之道前

代或三歲一祀或歷年不舉今朕歲以冬至祀圜丘夏至祀方丘遵古典禮將以報覆載之大德惟夙夜寅威冀精神昭格庶陰陽和風雨時以福斯民羣臣咸頓首曰

陛下敬天勤民古未有也

○洪武十年十月壬子觀心亭成

太祖親幸焉召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為難朕日酧庶務罔敢自暇自逸況有事於天地廟社尤用祗惕是以作為此亭名曰觀心致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在是而吾心即在是却慮凝神精一不二庶幾無悔卿為朕記之傳示來裔

○洪武二十年正月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禮成天氣清明

聖情悅豫侍臣進曰此

陛下敬天之誠所致

太祖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於君為君者欲求事天先必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即如國家命人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此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非祈福於已也寔為天下蒼生也

孝思

○甲辰四月乙未中書省臣進宗廟祭享及月朔薦新禮
儀
太祖御白虎殿覧畢退自殿西步自戟門東忽悲愴流涕
謂宋濂孔克仁曰吾昔遭世艱苦飢饉相仍當時二親
俱在吾欲養而力不給今賴祖宗之佑化家為國而二
親不及養追思至此痛何可言因命并錄
皇考妣忌日歲時享祀以為常
○吳元年四月辛亥
仁祖忌日
太祖詣廟祭畢還御便殿泣下不止起居注詹同侍側再
三慰之

太祖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
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
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不能仰視
○丁卯
仁祖后忌日
太祖詣廟祭畢退御便殿謂侍臣朱升曰昔吾母終時吾
年甫十七侍母病晝夜不離側吾次兄經營家事母遣
呼與偕來囑曰我今病度不起汝兄弟善相扶持以立
家業言訖而終今大業垂成母不及見語猶在耳痛不
能堪也因悲咽泣下羣臣莫不感惻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

四代考妣祭訖

太祖顧謂李善長曰朕荷先世積累之勤慶及于躬撫臨億兆今遵行令典尊崇先代齋肅一心對越神靈所謂焄蒿悽愴若或見之善長對曰

陛下誠孝感通達于幽顯

太祖曰奉先思孝祭神如在誠敬無間神靈其依苟或有間非奉先思孝之道也

○二月壬子定宗廟時享之禮既而太常又進宗廟月朔

薦新禮

太祖覽畢謂羣臣曰宗廟之祀所以隆孝思也然祭之於後不若養之於先朕今不及矣嘗聞為人子者願為人兄其意謂為兄待膝下之日早於養之日也朕於子為人弟親存而幼不能以養及長而富有天下則親殁矣雖欲以天下養其可得乎因悲嘆久之命以月朔薦新儀物著之常典俾子孫世承之

○洪武二年四月乙亥

太祖因侍臣言及醫者呪癰事曰朕嘗思人子於其親一體而分者也思念之篤精誠之至必相感通朕思遭兵亂母后之墳為兵所發朕收遺骸失一指骨於墳近地徧求不可得忽得一骨然未敢必其是聞世有以指血驗之者遂齧指滴血其上果透入其中及以他骨驗之則血不入乃知親之氣血相感如是與他人自不同也

故古人有母搤臂噬指而子即心痛理有之矣今人父子兄弟一遇利害或悖戾不相顧者獨何心哉

○九月己酉

太祖聖誕日朝罷退御便殿謂侍臣曰朕昔喪親適值艱難之際今富有天下不能為一朝之養此終身之痛也朕昨夢見吾親聚處之歡一如平生蓋父母子孫本同一氣精神所格有感必應孰謂幽明異途耶侍臣曰此

陛下孝誠感通形諸夢寐非偶然也

○洪武四年正月己巳命建奉先殿

太祖謂禮部尚書陶凱曰朕聞事死如事生朕祖考陟遐已久不能致其生事之誠然於追養之道豈敢怠忽復

感嘆曰養生之樂不足於生前思親之苦徒切於身後今歲時祭享則於太廟至於晨昏謁見節序告奠古必有其所爾其考論以聞

○洪武八年三月丙寅命皇太子及諸王往鳳陽祭

皇陵

太祖惻然曰吾祖宗去世既遠吾父母又相繼早亡每念劬勞鞠育之恩惟有感痛而已今日雖尊為天子富有四海欲致敬盡孝為一日之奉不可得矣哀慕之情昊天罔極今鳳陽陵寢所在特命爾等躬詣致祭以代朕行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爾等敬之因悲咽不自勝太子諸王皆感泣

○洪武三十一年四月己丑享
太廟畢
太祖步出廟門徘徊顧立指桐梓謂太常臣曰往年種此今不覺成林鳳陽陵樹當亦似此因感愴泣下又曰昔
太廟始成遷主就室禮畢朕退而休息夢朕
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覺即視朝果得邊報祖考神明昭臨在上無時不存爾等掌祭祀宜加敬慎旦暮中使供洒掃奉神主恐有不虔當以時省視務宜齋潔以安神靈

謹好尚

○洪武元年閏七月丁卯
太祖謂侍臣宋濂等曰自古聖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故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中材之主當天下無事侈心縱欲鮮克有終至如秦始皇漢武帝好尚神僊以求長生疲精劳神卒無所得使移此心以圖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君清心寡欲勤於政事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皥皥而不自知此即神仙也功名垂於簡册聲名流於後世此即長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難憑幽怪之說易惑在謹其所好尚耳朕常夙夜兢業圖天下之安其敢游心於此濂對曰
陛下斯言足以袪千古之惑

○洪武六年正月辛酉

太祖謂儒臣詹同曰朕嘗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則禍敗隨之故其為害甚於鴆毒朕觀前代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蓋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而不得苟不知遠之則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為靡惑者幾人焉況創業垂統之君為子孫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不邇聲色昔成湯所以垂裕後昆

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萬世子孫之法也

○洪武十六年四月乙亥

太祖謂侍臣曰人君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蓋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好諛則巧佞者進夫偏於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也

○洪武二十年八月戊申朔

太祖謂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為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鑑照萬物一為物誘則如鏡之受垢水之有滓昏翳汩濁豈能照物侍臣對曰

陛下謹嗜好正心之道莫過於此

太祖曰人亦豈能無好但在好所當好耳如人主好賢則在位無不肖之人好直則左右無諂佞之士如此國無不治苟好所不當好則正直踈而邪佞進欲國不亂難

矣故嗜好之間治亂所由生也

○洪武二十九年四月丙申

太祖謂侍臣曰朕觀古人於聲色之好亦不能無如公劉之於貨太王之於色好之不過其度也若太康之盤游桀紂之内嬖秦漢以下躭於宮室苑囿及畋獵禱祠奇伎淫巧之類此好之失其度也好失其度所以敗亡要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惟成湯得其正也

○十一月乙卯朔

太祖御武英殿謂侍臣曰夫好憎者人情所不能無也然好得其正憎得其實斯不陷于一偏至於喜怒莫不皆然一有所偏則人得而中之矣大抵人能不偏於好憎喜怒則此心廓然太公不為物累是以耳目聰明志氣如神矣

謙德

○甲辰正月丙寅朔羣臣以

上功業日隆屢表勸進

太祖曰戎馬未息瘡痍未蘇天命難必人心未定若遽稱尊號誠所未遑昔武王克商戢干戈櫜弓矢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大告武成然後與民更始曷嘗遽自稱尊今日之議且止天下大定行之未晚羣臣固請不已乃即吳王位

○吳元年七月甲申相國李善長勸

太祖即帝位
太祖未之許善長等力請曰殿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羣雄剗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慰臣民之望
太祖曰我思功未覆于天下德未孚于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塗尚梗若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已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咲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稱尊志驕氣傲卒致亡滅貽訕于後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

○十二月丙寅宣國公李善長預進儀衛
太祖見仗內旗有天下太平皇帝萬歲字顧謂善長曰此誇大詞也古者九旗之制各有其屬若日月蛟龍熊虎鳥隼龜蛇之類所以昭儀物辨等威若太平萬歲之名此直誇耳莫若以天佑邦家海宇康寧易之庶幾順理既而復諭之曰此亦近誇宜併去之

○洪武四年二月癸巳淮安寧國揚州台州府并澤州各獻瑞麥共二十本羣臣皆賀
太祖曰朕為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為國家之瑞蓋國家之瑞不以物為瑞也昔堯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於聖德漢武帝獲一角獸産九莖芝當時皆以為瑞乃不能謙抑

自損撫輯民庶以安區宇好功生事卒使國內空虛民力困竭後雖追悔已無及矣其後神爵甘露之侈致山崩地震而漢德于是乎衰由是觀之嘉祥無徵而災異有驗可不戒哉

○十月甲戌甘露降于鍾山羣臣稱賀

太祖曰休咎之徵雖各以類應朕德涼薄烏足以致斯翰林應奉睢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露降

陛下恭敬天地輯和人民故嘉祥顯著起居注魏觀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降

陛下寛租賦減徭役而百姓歡豫神應之至以此故也翰林侍讀學士危素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而松栢受之今甘露降于松栢乃

陛下尊賢養老之所致也宜告于宗廟頒示史館以永萬億年無疆之休

太祖曰卿等援引載籍言非無徵然朕心存警惕惟恐不至烏敢當此一或忘鑑戒而生驕逸安知嘉祥不為災異之兆乎告諸宗廟頒之史館非所以垂示於天下後世也羣臣皆頓首謝

○洪武三年五月丁巳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一本二穗者十有餘本

太祖謂廷臣曰向者鳳翔飢饉朕閔其民故特遣人賑卹

曾未數月遽以瑞麥來献借使鳳翔民未粒食雖有瑞麥何益苟其民皆得所養雖無瑞麥何傷朕嘗觀自古以來天下無金革鬪爭之事時和歳豊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夫義婦徳兄愛弟敬風俗淳美此足為瑞若此麥之異特一物之瑞耳非天下之瑞也

○八月丁丑禮部尚書陶凱等言進膳擧樂

太祖曰古之帝王功業隆盛治洽生民上下之間熈然太和雖日擧樂未為過也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将士尚在暴露之中此朕宵旰憂勤之不暇豈可忘将士之勞而自為佚樂也哉俟大兵凱還士卒無戰伐之勞人民罷轉輸之苦然後以樂侑膳未晩也

○洪武四年閏三月壬午

太祖閲翰林所撰武臣誥文有佐朕武功遂寧天下之語即改作輔朕戎行克奮忠勇因詔詞臣諭之曰卿此言太過尭舜猶病博施大禹不自滿假朕何敢自侈大之言乎自今措詞務在平實毋事誇張

○洪武五年六月癸卯句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蔕而生

太祖御武樓中書省臣率百官以進禮部尚書陶凱奏曰

陛下臨御同蔕之瓜産於句容句容

陛下祖鄉也寔為禎祥蓋由聖徳和同國家協慶故雙瓜聯蔕之瑞獨見於此以彰

陛下保民愛物之仁非偶然者

太祖曰草木之瑞如嘉禾並蓮合歡連理兩岐之麥同蒂之瓜皆是也卿等以此歸德於朕朕否德不敢當之縱使朕有德天必不以一物之禎祥示之苟有過必垂象以譴告使我克謹其身以保其民不至於禍殃且草木之祥生於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預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禎故遂為賛并賜其民錢而遣之

○洪武八年十一月甲戌甘露降于南郊羣臣咸稱賀獻歌詩以頌德

太祖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吉睹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蓋聞災而懼或者蒙休見瑞而喜以致咎何則凡人惧則戒心常生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為己所致哉

○洪武十八年四月乙未五色雲再見禮部請率百官表賀

太祖諭之曰天下康寧人無災害祥瑞之應固和氣所召昔舜有卿雲之歌在當時有元愷岳牧之賢相與共治雍熙之治朕德不逮治化未臻豈可遽以是受賀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從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惧以至災異之來不復能弭盖誇侈之心生則戒懼之志怠故鮮克終可以為戒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乙酉五色雲見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乎治世舜之時形于詩歌宋之時以為賢人之符此寔聖德所致國家之美慶也

太祖曰古人有言天降灾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灾亦可弭苟無其德雖祥無福要之國家之慶不専于此也

○洪武二十八年七月戊戌河南汝寧府確山縣野蠶成繭羣臣賀表

太祖曰人君以天下為家使野蠶成繭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内偶然有之何用賀為

○洪武二十九年正月乙丑

太祖罷朝從容問左右民間事禮部尚書闍克新對曰

聖澤深廣天下之民各安生業幸蒙至治

太祖曰雖堯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窮民若謂民皆安業朕恐未然何得遽言至治克新對曰

聖德謙虛不自滿假則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

經國

○壬寅六月戊寅元中書平章察罕帖木兒遣使前來致書

太祖謂左右曰予觀察罕書詞婉而媚是欲啗我我豈可以甘言誘哉況徒以書來而不返我使者其情偽可見吾觀天下事勢若天未厭元而彼之所為有以厭服人心則事未可知今其所為違天悖理豈能有成且人謀

不如天從天與人人不得違人貪天天必不與我之所行一聽於天耳夫天下猶器也衆人争之必裂一人持之則完今張士誠據浙西陳友諒據江漢方國珍陳友定又梗於東南天下紛紛未有定日予方有事之秋未暇與較姑置不答

○甲辰正月戊辰

太祖還朝謂左相國徐達等曰卿等為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輔相於我當鑑其失宜協心為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又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吾昔起兵濠梁見當時主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為暴亂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於亡今吾所任將帥皆昔時同功一體之人自其歸心於吾即與之定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聽命無敢有異者爾等為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忽於終也

○乙巳四月庚子

太祖謂孔克仁曰漢高祖起自徒步終為萬乘何也克仁對曰由其知人善任使

太祖曰卿言漢高止此乎克仁對曰然

太祖曰周室陵夷天下分裂秦能一之弗能守之陳涉作

難豪傑蠭起項羽矯詐南面稱孤仁義不施而自矜功伐高祖知其強忍而承以柔遜知暴虐而濟以寬仁卒以勝之及羽死東城天下傳檄而定故不勞而成帝業譬猶羣犬逐兎高祖則張罝而坐獲之者方今天下用兵豪傑非一皆為勍敵我守江左任賢撫民伺時而動若徒與之角力則猝然難定

○五月乙亥平章常遇春取安陸克之先是
太祖命遇春往取安陸及襄陽諭之曰安陸襄陽横據上流跨連巴蜀控扼南北自古所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後憂汝往取之夫堅城之下難以猝攻緩之則頓二軍之鋭氣急之恐驅人以冒矢石宜相机招徠以輯寧其民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為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領兵繼其後使人謂愈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彼之所為如築堤壅水惟恐滲漏汝之往也能愛軍恤民則仁聲義聞被於遠近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洩漏用力少而成功多也若襄陽未下則令遇春分兵半集沔陽半集景陵汝居湖廣使聲援相應以遏寇之奔軼愈奉命遂行至是遇春攻安陸遂克其城

○丙申四月癸亥
太祖謂侍臣孔克仁等曰壬辰之亂生民塗炭中原諸將

若孛羅帖木兒擁重兵犯城闕亂倫干紀行已夷滅擴廓帖木兒挾太子以動兵是以子抗父且急於私讎無敵愾之志縻爛其民終無成就李思齊張思道輩固碌碌不足數然竊據一方民受其敝他如張士誠外假元名内寔寇心反覆兩端情狀可見明王珍父子據有巴蜀僭稱大號喜于自用而無遠謀觀其所為皆不能有成中原擾擾孰為拯之予揆天時審人事有可定之机令師西出襄樊東踰淮泗首尾相應擊之必勝而九事可定伐敵制勝貴先有謀謀定事舉敵無不克矣然中原固不難定但民物彫喪千里丘墟既定之後生息猶難方勞思慮耳

○庚午

太祖謁陵還邸舍謂博士許存仁等曰吾昔微時自謂終身田野間、農民耳及遭兵亂措身行伍亦不過為保身之計不意今日成此大業自吾去鄉里十有餘年今始得帰省陵墓復與諸父老子弟相見追思曩時誠可感也然吾向在軍中見當時羣雄皆縱令其下奪人妻女掠人財物心常非其所為及吾自率兵渡江克取諸郡禁戢士卒不許剽掠務以安輯為心上天鑒之幸底成事耳存仁等曰

主上一念之仁故天人為之屬心今帰故鄉顧念桑梓撫諭親故眷眷不舍雖漢高之待沛中父老恩義不是過

也

○吳元年四月丁未

太祖以兵革未弭生民未遂蘇息顧侍臣嘆曰軍旅未息供饋不休生民之勞甚矣起居注王禕對曰

主上威德昭著遠近之人延頸傒蘇民雖勞而無怨正當乘勢長驅廓清中原乃得休息

太祖曰建大事者必勤遠略不急近功故高山之高非簣土可成江河之廣由勺水所積天下之大非一日可定也自古帝王之興皆上察天運下順民心從容待成曷當急遽予用兵征討十有餘年開基江左命將四征今雖西平陳友諒而擴廓帖木兒駐兵河南王信父子竊據沂州譚右丞貂高華各假息州郡若遽欲長驅顧張士誠未下東吳未平靜觀元臣依違者十八九假恢復為名惟擴廓帖木兒耳又為諸將所沮勢不能展久不進兵必生疑間況其下皆四集之民師老乎外人心離合之間稍有不利衆必兎解將不過一匹夫耳而彼尚拘吾信使撓我邊境豈識時務者哉中原數子吾未暇與較姑置之度外但所念者彼土之民尚阻兵革未得休息也

○正月甲寅諸將言陳友定竊據閩中擅作威福宜乘勢取之若因循日久便得自固則難為力矣

太祖曰吾固知之然方致力姑蘇而張氏降卒新附未可

輕舉且陳友定據閩已久積粮負險以逸待勞若我師深入主客勢殊萬一不利進退兩難兵法貴知彼知已用力不此萬全之策吾前已計之審矣徐而取之未晚也

○九月壬寅

太祖謂太史令劉基學士陶安曰張氏既滅南方已平宜致力中原平一天下基對曰土宇日廣人民日衆天下可以席卷矣

太祖曰土不可以恃廣人不可以恃衆吾起兵以来與諸豪傑相逐每臨小敵亦若大敵故能致勝今王業垂就中原雖板蕩豈可易視之苟或不戒成敗係焉基曰近

滅張氏彼聞而落膽乘勢長驅中原孰吾禦者所謂迅雷不及掩耳

太祖曰深究事情方知通變彼方犄角相為聲援豈得遽云長驅必憑一戦之功乃乘破竹之勢若謂天下可以徑取他人先得之矣且當觀之彼有可亡之機而吾執可勝之道必加持重為萬全之舉豈可驕忽以取不虞也

○十月乙巳

太祖御戟門與給事中吳去疾等論政務因謂之曰吾以布衣起兵與今李相國徐相國湯平章皆鄉里所居相近遠者不過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甚非偶然今掃

除羣雄撫有江南人免離亂之苦每終夜思之不能安枕人心難安而易動事机難成而易壊苟撫之失宜施之不當亂由是生今中原未平正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正當練兵選將平定中原諸將小心忠謹者惟徐達聽受吾言可任斯寄常遇春果勇有為可以佐之其餘或有偏裨武以守城皆有可用之才天若輔吾諸將足以了之去疾對曰知臣莫如君
皇上知人善任使平定之功不難矣

○庚申

太祖將命諸將北伐謂信國公徐達等曰自元失其政君昏臣悖兵戈四興民墜塗炭予與諸公仗義而起初為保身之謀冀有奠安生民者出豈意大難不解為衆所附乃率衆渡江與羣雄相角逐遂平陳友諒滅張士誠閩廣之地將以次而定念中原擾攘人民離散山東則有王宣父子狗偷鼠竊反側不常河南則有王保保名雖尊元實則跋扈擅爵專賦上疑下叛關隴則有李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勢不兩立且與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將亡其機在此今欲諸公北伐計將如何鄂國公常遇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擣元都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挺竿而可以勝也都城既克有破竹之勢乘勝長驅餘皆建瓴而下矣

太祖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苟如卿言懸師深入不能

即破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
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徹其屏蔽旋師河南
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
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絶不戰可克即克其都
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
善
太祖顧謂信國公徐達曰兵法以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卿
其識之
○洪武元年六月庚子朔大將軍徐達自河南至行在
太祖勞之曰將軍率師征討勤勞于外古人所謂忠爾忘
身國爾忘家誠將軍之謂也朕聞河朔之民日夕望吾

師至將軍宜與諸將乗時進取而安輯之朕觀天道人
事元都可不戰而克大丈夫建功立業各有其時揆時
之會不失事機在將軍等勉之達頓首謝既退
太祖復召問達今取元都計將安出達對曰臣自平齊魯
下河洛王保保逡巡太原徒為觀望今潼關又為我有
張思道李思齊失勢西竄元之聲援已絶臣等乗勢搗
其孤城必然克之
太祖據圖指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平土曠利於騎戰不可
無備宜選偏裨提精兵為先鋒將軍督水陸之師繼其
後下山東之粟以給饋餉由鄴趍趙轉臨清而北直擣
元都彼外援不及内自驚潰可不戰而下達又曰臣慮

進師之日恐其北奔将貽患于後必發師追之
太祖曰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乗氣運之盛理自當興彼氣運既去理固當衰其成其敗俱係于天若縱其北帰天命厭絶彼自澌盡不必窮兵追之但出塞之後即固守疆圉防其侵擾耳達乃受命而還

○洪武三年十一月戊戌

太祖大宴諸功臣宴罷因曰創業之際朕與卿等勞心苦力艱難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萬幾不敢斯須自逸誠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優游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於憂患而忽於晏安然不憂患之来常始於宴安也明者能燭於未形昧者猶蔽于已著事未形猶可圖患已著則無及矣大抵人處富貴欲不可縱欲縱則奢情不可佚情佚則淫奢淫之至憂危乗之今日與卿宴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相戒勉也明日魏國公徐達率諸将詣闕謝

太祖退御華蓋殿賜達等侍坐從容宴語

太祖曰今成一統之業皆爾諸将功勞達等頓首曰臣等起自畎畝際風雲之會每奉承筭出師征伐討用兵次第如指諸掌及其成功不差毫髪此天賜
陛下聖智非臣等所能與也

太祖曰曩者四方紛亂羣雄競起朕與卿等初起郷土本

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来觀羣雄所為強者縦於暴横弱者不能自立荒淫者迷於子女貪殘者躭於貨寶奢侈者溺於富貴剽賊者喜於戰闘兹數者無救患之心徒為生民之患若張士誠尤為巨蠹士誠恃其財富侈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無所恃惟不嗜殺布信義守勤倹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濟艱危故来者如歸嘗與二冦相恃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為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先乗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有鄱陽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踰姑蘇一步以

為之援也向使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併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来我將撤姑蘇之師以禦之是我疲於應敵事有難為朕之所以取二冦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冦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如志或勸朕盪平羣冦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潼関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李張二人望絶勢窮故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

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絶困獸猶鬭聲勢相聞勝負
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於閩廣傳檄
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
甲冑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
○洪武四年閏三月乙丑命吏部定内官監等官品秩
太祖謂侍臣曰古之宦豎在宮禁不過司晨昏供役使而
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
侍小黄門通命自此以来權傾人主及其為患有如城
狐社鼠不可以去朕謂此輩但當服事宮禁豈可假以
權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之極嚴但犯法者必斥去之
不令在左右戒履霜堅氷之意也

○八月庚子
太祖因與侍臣論用將曰秦裕伯嘗言古者帝王之用武
臣或使愚使貪其説雖本於孫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
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可謂愚攻城戰野捐軀徇國豈
可謂貪若果貪愚之人不可使也
○洪武九年三月乙卯朔
太祖謂羣臣曰智力雖足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得人心朕
毎憶斯言竟夕不寐静觀往事無不皆然朕當取天下
之初論智不如張士誠論力不如陳友諒之衆而
朕一以誠心待之未嘗以詐力加人然二人卒為吾所
擒者要之智力有窮惟至誠人自不能違耳羣臣頓首

稱善

○洪武十七年七月丁酉朔勅内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内官監文移往来

太祖謂侍臣曰為政必先謹内外之防絶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粛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縦宦寺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静夤縁為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為害非細故也間有發奮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歎也夫仁者治於未亂智者見於未形朕為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丁未河南吏人上書言利民事所言卑陋又多摭拾陳言

太祖謂羣臣曰謀國之道習於舊聞者當適時宜狃于近俗者當計遠患茍泥古而通今溺近而忘於遠者皆非也故凡政事設施必欲有利於天下可貽於後世不可茍且惟事目前盖國家之事所係非小一令之善為四海之福一令不善有無窮之患不可不慎也

封建

○洪武三年四月辛酉以封建諸王告
太廟禮成宴羣臣于奉天門及文華殿

太祖諭廷臣曰昔者元失其馭羣雄並起四方鼎沸民遭塗炭朕躬率師徒以靖大難
皇天眷佑海宇寧謐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衛國家下

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爵封分鎮諸國朕非私其親乃遵古先哲王之制為長久長治之計羣臣稽首對

曰

陛下封建諸王以衛宗社天下萬世之公議

太祖曰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速亡漢晋以来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齊特顧施為何如耳要之為長久之計莫過於此

興學

○洪武二年三月戊午詔增築國子學舍初即應天府學為國子學至是

太祖以規制未廣諭中書省臣曰太學育賢之地所以興禮樂明教化賢人君子之所自出古之帝王建國君民以此為重朕承困弊之餘首建太學招徠師儒以教育生徒今學者日衆齋舍卑隘不足以居其令工部增益學舍必高明軒敞俾講習有所游息有地庶達材成德者有可望焉

○十月辛巳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王衣冠禮樂之教蕩為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教名存實亡況兵變以来人習於戰闘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朕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

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
先王之舊以革汚染之習此最急務當急行之
○洪武六年正月庚申禮部奏增廣國子生
太祖曰須先擇國子學官師得其人則教養有效非其人
增廣徒多何益蓋瞽者不能辨色聾者不能辨聲學者
而無師授亦如聾瞽之於聲色朕觀前代學者出為世
用雖由其質美寔亦得師以造就之後来師不知所以
教弟子不知所以學一以記誦為能故卒無實今民間
俊秀子弟可以充選者雖衆苟無端人正士為之模範
求其成材難矣故曰務學不如務求師今祭酒之人卿
等宜為朕詢采天下名士通今博古才德兼備宜為人

師者以名聞
○洪武八年三月戊辰命國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
太祖諭之曰致治在賢風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
使為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墮于小人近北方喪亂之
餘人鮮知學欲求方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
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
務學人材可興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
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洪武十五年四月丙戌詔天下通祀孔子賜學粮增師
生廩膳
太祖諭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

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敘其功參于
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京師豈
非闕典卿與儒臣其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學校令以
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

○洪武一十一年十一月壬子命禮部給賜國子生鈔北
平陝西山西山東廣東廣西四川福建之人在監三年
以上者人五錠二年人二錠俾製冬衣復命工部于國
子監前造別室一區凡百餘間具灶釜牀榻以處諸生
之有疾者令膳夫二十人給役侍臣進曰
陛下作興學校推心憫下無所不至從古未有
太祖曰諸生去鄉土離親戚遠來務學日久衣必敝或有
疾無人具湯藥朝廷作養之必使之得所然後可必其
成材蓋天生人材皆為世用人君育材當有其實惟能
有以作養之則未有不成材者也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戊寅命禮部頒書籍于北方學校
太祖諭之曰農夫舍耒耜則無以為耕匠氏舍斤斧則無
以為業士子舍經籍則無以為學朕嘗念北方學校缺
少書籍士子有志於學者往往病無書讀向嘗頒與四
書五經其他子史諸書未賜予宜於國子監印頒有未
備者遣人往福建購與之

大明太祖高皇帝寶訓卷之二

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閲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亂昌

尊儒術

○洪武元年二月丁未詔以大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使行太祖謂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國學仍遣爾修祀事

于闐里爾其敬之

○四月戊申元國子監祭酒孔克堅来朝先是大將軍徐達至濟寧克堅稱疾遣其子希學見達于軍門達送希學赴京希學奏言臣父久病不能令臣先入見

太祖乃以勅往諭之曰朕聞爾祖孔子垂教于世扶植綱常孔子非常人等也故歷數十代往往作賓王家豈獨今日哉胡元入主中國蔑棄禮義彞倫攸斁天寔厭之以喪其師朕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以復先王之舊雖起自布衣實承古先帝王之統且古人起布衣而稱帝者漢之高祖也天命所在人孰違之聞爾抱風疾果然否若無疾而稱疾則不可諭至思之會克堅亦自来朝行至淮安遇勅使拜命惶恐兼程而進既至

召對謹身殿

太祖從容慰問曰爾年幾何克堅對曰臣年五十有三

太祖曰爾年雖未耄而疾嬰之今不煩爾官但爾家先聖之後為子孫者不可以不務學朕觀爾子資質温厚必能承家爾更加誨諭俾知進學以振揚爾祖之道則有光於儒教克堅頓首謝即日賜宅一區馬一匹月給米二十石又明日復召至諭之曰爾祖明先王之道立教經世萬世之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寔有頼焉故爾孔氏高出常人且知求聖賢之學况孔氏子孫乎爾宜勉爾族人各務進學因顧謂羣臣曰朕不授孔克堅

以官者以其先聖之後特優禮之故養之以祿而不任
之以事也

○洪武二年四月己巳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
子弟亦令入學
太祖諭之曰人有積金必求良冶而範之有美玉必求良
工而琢之至於子弟有美質不求明師教之豈愛子弟
不如金玉耶蓋師所以模範學者使之成器因其才力
各俾造就朕諸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子弟將有
職任之寄教之之道當以正心為本心正則萬事皆理
矣苟導之不以正為衆欲所攻其害不可勝言卿等宜
輔以實學毋徒效文士記誦詞章而已

○洪武六年九月庚戌詔禁四六文詞先是
太祖命翰林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為法者翰林諸臣
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進
太祖命中書省臣録二表頒為天下式因諭羣臣曰唐虞
三代典謨訓誥之詞質實不華誠可為千萬世法漢魏
之間猶為近古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駢麗綺靡而古法
蕩然矣唐宋之時名儒輩出雖欲变之而卒未能盡变
近代制誥表章之類仍蹈舊習朕甞厭其彫琢殊異古
體且使事實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諭臣下之詞務
從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
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洪武十四年三月辛丑頒五經四書于北方學校
太祖謂廷臣曰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為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無所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四書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而知學則道興小人而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必本於此也

○洪武十五年五月乙丑
太祖詣國子監謁先師孔子釋菜禮成諭學官曰中正之道無踰於儒上古聖人不以儒名而德行實儒後世儒之名立雖有儒名或無其實孔子生於周末身儒道行立儒教率天下後世之人皆欲其中正惜乎魯國君臣無能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文伯之母知其賢責其子之不能從則一國之君臣可愧矣卿等為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為教使諸生咸趍于正則朝廷得人矣復命取尚書大禹臯陶謨洪範親御講說反覆開諭羣臣聞者莫不悚悅

○十一月壬戌
太祖命禮部臣修治國子監舊藏書板諭之曰古先聖賢立言以教後世所存者書而已朕每觀書自覺有益嘗以諭徐達達亦好學親儒生嚢書自隨盖讀書窮理於日用事物之間自然見得道理分明所行不至差謬書

之所以有益於人也如此今國子監舊藏書板多殘缺其令諸儒考補仍命工部督匠修治之庶有資於學者

○洪武十八年十月甲辰

太祖謂工部臣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聞即命釋之假令朕不知之或致死亡則賢者之後寖以微滅是豈禮先賢之意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之後在輸作者依例釋之

○洪武二十年正月己未詔修闕里孔子廟宇

太祖曰春秋之世人紀廢壞孔子以至聖之資刪述六經使先王之道晦而復明萬世永頼功莫大焉夫食粟則思樹藝之先衣帛則思蚕繅之始皆重其所出也孔子之功與天地並立故朕命天下通祀以致崇報之意而闕里又啟聖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修將何以安神灵詔來世爾工部其即為修理以副朕懐

聖學

○丙申五月庚寅

太祖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覧閲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輙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

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吴元年四月庚戌
太祖至白虎殿見諸子有讀孟子書者顧問許存仁曰孟子何說為要對曰勸國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賦乃其要也
太祖曰孟氏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下豈不定于一乎
○洪武二年三月乙未朔
太祖與儒臣論易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太祖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則民皆得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果賢而使之治民則國無虛祿民獲實惠苟所養非賢反厲其民何輔於國哉故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為難
○辛丑
太祖與翰林待制秦裕伯等論學術
太祖曰為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卑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為準賢人之學以聖為則苟局於小而拘於凡近則亦豈能充廣其學哉裕伯對曰誠如
聖言
○洪武三年二月辛酉
太祖御東閣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褘等進講大學傳之

十章至有土有人瀌等反覆言之

太祖曰人者國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則人懷人安則國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則人歸之如就父母人心既歸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

○洪武五年十二月己卯

太祖謂禮部侍郎曾魯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於堯舜然觀其授受其要在於允執厥中後之儒者講之非不精及見諸行事往往背馳魯曰堯舜以此道宰制萬事如執權衡物之輕重長短自不能違而皆得其當此所以致雍熙之治也後世鮮能此道於處事之際欲求其一一至當難矣

太祖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于中者無堯舜之心而欲施之於政者有堯舜之治决不可得也魯又曰堯舜之道載之典謨者無以加矣至于修身理人本末次第具在大學一書

太祖曰大學平治天下之本其可舍此而他求哉

○洪武七年十二月甲辰御註道德經成

太祖對儒臣舉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曰老子此語豈徒托之空言於養生治國之道亦有助也但諸家之註各有異見朕因為註以發其義

○洪武十七年四月庚午
太祖謂侍臣曰朕觀大學衍義一書有益於治道者多矣每披閲便有儆省故令儒臣日與太子諸王講說使鑑古驗今窮其得失大抵其書先經後史要領分明使人觀之容易而悟真有國之龜鑑也

○洪武十八年五月辛酉朔
太祖御華葢殿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進讀心箴畢
太祖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葢仁愛之心生則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絶忠慤之心萌則巧偽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可為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矣

○洪武十九年二月己丑
太祖坐東閣因與侍臣論仁智
太祖曰聖人篤於仁賢者不舞智若姑息之仁不為愛物姦欺之智足以禍身又論天人相與之際
太祖曰天人之理無二人當以心為天論僭
太祖曰不可僭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僭者賞賚然賞不可濫

○洪武二十年五月丁卯
太祖御華葢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不得其常者
太祖曰為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違之惡為善或未蒙福

然理無不可為之善人惟修其在已者禍福之来則聽於天彼為善而無福為惡而無禍者特時有未至耳

○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乙亥朔

太祖與侍臣觀史因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

太祖曰富貴者固不可驕人貧賤者又豈可驕人夫驕凶德也富貴而驕人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貧賤而驕人適足以取辱於已要之君子當以恭敬為本子方之言抑揚太過蓋有所激而言侍臣對曰誠如

聖諭

○辛巳

太祖召考試官陳宗順等坐武英門賜食諭之曰今日觀

列子隣人竊鈇之事因思人之信疑皆生於心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而自来苟能以太公至正之心處已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于一偏者也惟能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信其所當信而疑其所可疑則人無浸潤之讒形似之責矣又論五性之德

太祖曰小忠非仁小節非義足恭非禮苛察非智諒而不貞不可謂之信遂給紙筆令諸儒譔疑信論

褒功臣

○吴元年二月甲戌大將軍徐達遣人自軍中來請事
太祖勅勞之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為輔佐成周伐罪鷹揚奮興炎漢伏義羣策畢舉所以克集大勳啓基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絶亂略消弭羣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尅期來所請事悉欲禀命而行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但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從宜行之

○十月丁巳

太祖宴功臣于西樓既罷諭諸將曰自古豪傑開基創業非用賢能何以集事吾起于布衣賴諸將相化家為國但累歲征伐跋涉戎馬間其勞甚矣近討張氏始不復親行陣大將軍平章遇春等能出死力擒王縛將以成厥功為一代元勳光著史冊名垂不朽吾推心腹以任之彼竭心膂以佐吾上下一心故能至此往年陳友諒既滅惟誅其首悪餘有才者悉用之豈但待以不死雖剖心與語而終自懷疑間有英雄一見與語即復輸心出入左右待之如一無間新舊使反側自安又若張氏之臣不思為國盡力惟貪金帛子女以肥其家一旦摧敗萬事瓦解此近事明鑒也及張氏既滅惟大將軍於

貨寶無所取婦女無所近其深謀遠略蓋謂中原未平
民未蘇息豈可遽恃為安乎爾等當如大将軍所存共
圖大勲康濟宇内於是諸将皆頓首謝

教太子諸王

○吳元年八月丙寅
太祖祀山川畢出齋次頒胙于羣臣将還宮顧謂諸子曰
人情貴則必驕逸則忘勞聖人所以戒盈滿而謹怠荒
夫貴而不驕逸而知勞智周萬物心体衆情斯為人上
之道故天道下濟而歲功成人道克敏而德業盛歷觀
往古取法于上而治化于下者皆由于此今國家初定
民始息肩汝能知其勞乎能諳人情則不至驕惰今甲

士中夜而起扈從至此皆未食汝可步歸諳勞逸他日
不至驕惰諸子趍至衛士聞之莫不感悦

○十月乙丑
太祖遣世子標次子樉往臨濠謁陵墓因諭之曰世稱商
高宗周成王為賢君者汝知之乎高宗舊勞于外知民
疾苦成王早聞無逸之訓知稼穡之艱難故其在位不
敢暇逸能修勤儉之政為商周令主汝諸子生於富貴
未涉艱難人情習于宴安必生驕惰况汝他日皆有國
家不可不戒今使汝等於旁近郡縣遊覧山川經歷田
野因道途之險易以知鞍馬之勤勞觀小民之生業以
知衣食之艱難察民情之好惡以知風俗之美悪即祖

宗陵墓之所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於心
以知吾創業之不易也於是命中書擇官輔導以行

○十一月甲午

太祖沐浴出觀圜丘顧謂起居注熊鼎等曰此與古制合
否對曰小異也
太祖曰古人於郊掃地而祭器用匏陶以示儉朴周有明
堂其禮始備今予創立斯壇雖不必盡合古制然一念
事天之誠不敢頃刻怠矣鼎對曰
主上創業之初首嚴郊丘之祀既斟酌時宜以立一代之
制又始終盡誠敬此誠前代之所未及
太祖曰郊祀之禮非尚虛文正為天下生靈祈福予安敢
不盡其誠時世子從行
太祖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
之曰汝知農家之勞乎夫農勤四體務五穀身不離畎
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
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食而國
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
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至于飢寒方盡
為上之道若復加之横歛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為民上
者不可不體下情復指道旁荊楚謂之曰古者用此為
扑刑蓋以其能去風雖傷不至過甚茍用他物恐致殞
生此古人用心之仁亦宜知之

○洪武元年正月戊寅劉基陶安言於
太祖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
以太子為之
太祖曰取法于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而一槩
是從將欲望治譬循登高岡而却步渡長江而回楫豈
能達哉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
與名不足以副實行不足以服衆豈可取法且吾子年
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
古今識達机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啟聞何必倣彼作
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宮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
立東宮官取廷臣勳德老成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

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
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人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
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
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寔深遠矣於是以李善長等皆兼東
宮官乃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官屬不別議府寮而以
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監
國若設府寮卿等在內事當啟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
而與卿等意見不同卿等必謂府寮導之嫌隙將由是
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
選名儒為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
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

之君生長富貴泥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丙戌

太祖御文樓太子侍側因問近與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事遂問此曲直孰在對曰曲在七國

太祖曰此講官一偏之說宜言景帝為太子時嘗投博局殺吳王世子以激其怒及為帝又聽晁錯之說輕意黜削諸侯土地七國之變寔由於此若為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為國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為諸子者知夾輔王室以盡君臣之義

○十月乙未以梁貞王儀為太子賓客秦鏞盧德明張易為太子諭德

太祖諭之曰範金礱玉所以成器尊師重傅所以成德朕命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性使進於高明於帝王之道禮義之教及往古成敗之迹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聞讜言無非僻之干積久以化他日為政自然合道卿等勉之

○洪武二年五月丙午

太祖召孔克仁等賜坐因曰昨到鍾山令侍御僕從先往中有一小僮亦前趨記其姓名今日召至以示諸子曰

此小僮與爾等年相若已能奔走服役爾曹不可恃年幼怠惰不學當朝夕勤勵可也朕之意惟恐居富貴躭逸樂耳克仁對曰

陛下此言即無逸之戒也

○九月己亥

太祖諭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為憂者惟創業之君中興之主及守成賢君能之其尋常之君不以天下為憂反以天下為樂國亡自此而始何也帝王得國之初天必授于有德者然頻履憂患而後得之其得之也難故其憂之也深若守成繼體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之心為心則能永受天命苟生怠慢危亡必至可畏哉

○洪武三年四月丙寅

太祖召東宮官屬及王府官屬諭之曰輔導之臣猶法度之器先必正己而後正人蓋德義者正人之法度善惡者修身之衡鑑汝等輔導諸子必匡其德義明其善惡使知趨正而不流于邪如此則能盡輔導之職觀之梓匠雖有材木必加繩削乃能成器太子諸王必得賢輔開導贊助乃能成德朕擇爾等為宮僚各宜盡心又加經史中古人已行之事可為鑒戒者采摭其事編次成集朝夕觀覽以廣智識亦有助于輔導羣臣頓首受命而退又諭秦王右相鄭九成等曰朕封建諸子選用傅

相委託匪輕凡與王言當廣學問以充其行義陳忠孝以啟其良心事有弗善必求其善政有未美必求其美使其聰明無蔽上下相親庶幾道德有成以弘長世之業而輔相者亦克盡其職矣復顧劉基等曰朕觀古聖賢之君雖治平之世不忘修省誠以富貴易至於驕奢必至於荒縱未有荒縱而無顛覆者故嘗戒太子諸王以為士不能正身修德則殃及身家為士且然况於為君為王者乎基頓首對曰

陛下此言萬世之福也

○七月戊子

太祖謂皇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

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取敗止於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十二月辛巳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罷兼領之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

太祖曰古者不備其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勛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主姦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為明鑑朕今立法令省臺都督府官兼東宮賛

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也

○洪武四年閏三月己未

太祖諭省臺臣曰朕諸子日知務學必擇端謹文學之臣兼宮僚之職日與之居講說經史蓄養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承藉天下國家之重但人之相與氣習易移與正人處則日習於正如行康衢自不為偏岐所惑若與邪人處則日習於邪如由曲徑往而不返不覺入荊棘中矣省臣對曰知人最難邪正未易辨

太祖曰尊德樂義斯為正也便佞褻慢斯為邪也故驕奢淫佚鮮不由於褻慢而端莊中正必皆本於好德

○洪武六年五月壬寅頒祖訓録成

太祖因謂侍臣曰朕著祖訓録蓋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為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紬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禄苟作聰明亂舊章是違祖訓矣侍臣對曰自古創業之主其慮事周詳立法垂訓必有典則若後世子孫不知而輕改鮮有不敗故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太祖曰日月之能久照萬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不息萬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時損益者其小過不及耳若一代定法有不可輕改荒墜厥緒幾于亡夏顛覆典刑幾于亡商後世子孫當思敬守祖法

○九月己酉以侍御史文原吉為秦府右相國子助教朱

復為

燕府叅軍諭曰王今長宜朝夕左右輔養其德三二年後遣王之國汝等宜盡心所事取鑑于古何者為善何者為不善采摭古人仕為王臣孰能以正輔導孰為不能編次成集朝夕覽觀遇有所行則擇其善而去其不善務引王于當道爾等與王言侍臣下則以謙和撫民人則以仁恕勸耕耨以省餽餉禦外侮以藩帝室如此則能盡其職矣又曰汝爾職事清簡非朝廷劇任之比若文武全才更可演習武事發舒精神若素儒生但謹守禮法陳善閑邪而已苟巧詐無實欺蔽諂諛此招咎之道所宜戒也汝其慎之

○乙卯命諸司今後常事啟皇太子重事乃許奏聞

太祖謂皇太子曰人君統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然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于今日凡治軍旅理民事無不盡心恒慮處事未當故嘗思念古人為治必廣視聽凡言之善者吾即行之不善者吾雖不行亦思繹至再果不可行然後置之夫慮事貴明處事貴斷庶幾不眩况爾生長宮掖未涉世故若局於見聞則視聽不廣且目雖能視所見不踰于閾耳雖能聽所聞不越于庭而欲區區智識決天下之務能一一當理難矣汝宜親賢樂善以廣聰明逆己之言必求其善順己之言必審其非如此則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治

矣汝其敬之毋忘朕訓

○壬戌

太祖謂秦府右相文原吉等曰蓄藥所以防病積貨所以防貧用賢所以輔德朕為諸子擇賢以為之輔爾等居左右宜朝夕規誨以成其德人情於大事或能謹之而常忽於細微夫細行不謹大德必虧姑息小過大愆必至故塞水者必於其源源塞而絶伐木者必於其根根斷而木拔矣設王有所違失爾若曰所失者小可勿言也則是大失將至俟其大失將至然後規之救有所弗及矣夫善雖小可以成名惡雖小足以亡身凡歷代賢王著名方冊其臣亦皆賢者故能同濟其美爾等職在輔導宜盡心所事

○洪武七年正月乙亥

太祖召太子宮臣諭之曰汝知所謂重器乎對曰豈非商彝周鼎乎

太祖曰汝所謂商彝周鼎者此非重器乎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彝鼎尚知寶愛太子承主器之重豈得不寶愛之乎寶愛之者必擇端人正士以為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不邇詖行自然漸漬以成其德若惟委之於便嬖近習是委重器於塗而不可寶愛之矣汝等日輔太子講論誦說之時必導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廣庶幾他日克勝重任則可以副朕所望

○洪武九年正月丁巳太子諸王侍
太祖顧謂之曰汝等聞修德進賢之道乎太子對曰每聞
儒臣講説知其略矣未領其要
太祖曰藻率雜佩為身之容恭遜温良為德之容見于外
者可以知其内也古之君子趨蹌有節升降有數周旋
跬步而不違於矩矱者由其德充於内而著乎外也所
以器識高明而善道日躋惡行不見而邪僻益遠已德
旣修自然足以服人賢者彙進而不肖者自去能修德
進賢則天下國家未有不治不知務此者鮮不取敗夫
貨財聲色為戕德之斧斤讒佞謟諛乃杜賢之荊棘當
拒之如虎狼避之如蛇虺苟溺于所好則必為其陷矣

汝等其慎之
○洪武十年六月丙寅命羣臣自今大小政事皆先啓皇
太子處分然後奏聞
太祖謂皇太子曰人君治天下日有萬幾一事之得天下
蒙其利一事之失天下受其害自古以来惟創業之君
歴渉勤勞達於人事周於物理故處事之際鮮有過當
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日練達臨政少有不謬者
故吾特命爾日臨羣臣聽斷諸司啓事以練習國政惟
仁則不失於躁暴惟明則不惑於奸邪惟勤則不溺于
安逸惟斷則不牽于文法凡此皆以一心為之權度則
未有不失其當今有人指石以為玉當辨之曰果玉乎

果石手知其為非玉乃石也如此則的然莫敢吾欺若信其言以為玉則是非之心不明失其權度矣況人雖有明敏之資自非歷練臨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知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于諸事務惟恐毫髮失當以負
上天付託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寢日有未善寢亦不安此爾所親見也亦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福吾無憂矣

○洪武十一年三月是月

太祖訓諸子曰昔有道之君皆身勤政事心存生民所以保守天下至其子孫廢棄厥德色荒于內禽荒于外政敎不修禮樂崩弛則天棄于上民離于下遂失其天下
國家為吾子孫者當取法于古之聖帝哲王兢兢業業日慎一日鑒彼荒淫勿蹈其轍可以長享富貴矣

○洪武十二年三月戊辰朔

太祖御華蓋殿皇太子侍
太祖問曰比日講習何書對曰昨看書至商周之際
太祖曰看書亦知古人為君之道否因諭之曰君道以事
天愛民為重其本在敬身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於天下係於民必敬以將之而後所行無不善也蓋善天必鑒之不善天亦鑒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謹四海罹殃行言如此可不敬乎汝其識之

○洪武十六年二月庚辰

太祖諭皇太子諸王曰凡聽訟貴明不明則刑罰不中罪加良善人心怨咨有傷天和或有大獄必當詳審庶免構陷之非鍛鍊之弊又曰凡賞功要當則人心常服蓋賞與罰二事治天下之大權也

○十二月甲午

太祖謂皇太子諸王曰純良之臣國之寶也殘暴之臣國之蠹也自古純良者為君造福而殘暴者為國致殃何謂純良處心公忠臨民愷悌雖材有不逮者亦不至于傷物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也何謂殘暴恣睢擊搏遇事風生鍛鍊刑獄掊克聚歛雖若快意一時而所傷甚多故武帝任張湯而政事衰光武褒卓茂而王業盛此事甚明可為深鑒

○洪武二十四年三月癸卯

太祖謂皇太子諸王曰人君之有天下者當法天之德也天之德剛健中正故運行不息人君體天之德孜孜不倦則庶事日修若怠惰侈肆則政衰教弛虧損天德而欲長保天位者未之有也昔元世祖東征西討混一華夏是能勤於政事至順帝偷惰荒淫天厭人離遂至喪滅詩曰殷鑒不用在夏后之世爾等當克勤克慎他日庶可永保基業

正家道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冊

皇后馬氏

太祖謂侍臣曰昔漢光武勞馮異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保全朕念皇后起布衣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飢餓懷糗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因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搆隙之際内能盡孝勤承諸妃消釋嫌猜朕數為郭氏所疑朕徑情不恤將士咸以服用為献后先献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后輙為彌縫卒免于患殆又難于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輙為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耶朕復為之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

○三月辛未朔命翰林儒臣修女戒

太祖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干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故歷代宮闈政由内出鮮有不為禍亂者也夫内嬖惑人甚于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于未然其他未有不為所惑者卿等為我纂述女戒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洪武十三年二月辛未

太祖諭皇太子諸王曰吾持身謹行汝輩所親見吾平日無優伶瞽近之狎無酣歌夜飲之娛正宮無自縱之權

妃嬪無寵幸之昵或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即加詰責故各自修飭無有妬忌至若朝廷政事稽于衆論參決可否惟善是從或燕閒之際一人之言尤加審察故言無偏聽政無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慮患防危如履薄氷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猶恐不及故與爾等言之使知持守之法

厚風俗

○洪武四年六月戊申
太祖退朝御東閣從容與羣臣論及禮樂之事謂廷臣曰世之治亂本乎人情風俗故忠信行則民俗淳朴佻巧作則習尚詐偽京師天下之統會萬民之瞻仰四方所取則者也而積習之弊卒以奢侈相高浮躁相誘情日肆而俗日偷非所以致理也禮部尚書陶凱對曰仲尼有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令欲整齊風俗使佻巧不得作必以政刑先之然後教化可行
太祖曰教化必本諸禮義政刑豈宜先之苟徒急于近効而嚴其禁令是欲澄波而反汩之也凱頓首稱善

○洪武八年正月癸酉淮安府山陽縣民有父得罪當杖請以身代
大臣謂刑部臣曰父子之親天性也然不親不遜之徒親遭患難有坐視而不顧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於至情朕為孝子屈法以勸勵天下其釋之

○洪武二十年閏六月甲寅

太祖謂禮部尚書李原吉曰尚齒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齒為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于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曩者朕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耆民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疋綿一斤若有田產能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九十以上賜爵社士八十以上賜爵里士咸許冠帶復其家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禮部以朕命諭之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乙未太平府民有兄弟相訐告者刑部奏請罪之

太祖曰兄弟骨肉至親豈有告訐之理此一時愚昧或因貨利或私妻子爭長競短忿氣相加遂至此耳然人心天理未嘗泯滅姑繫之獄待其忿息善心復萌必將自悔明日刑部奏二人果哀求改過

太祖曰此彼之真情發見也俱釋之兄弟和好如初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乙巳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母喪乞守制吏部尚書詹徽不聽吏擊登聞鼓訴之

太祖召徽切責之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使其母死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憾矣與人為善猶恐其不善若有善而沮之何以為勸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乃獨不然耶徽大慚吏遂得終喪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甲辰天策衛卒吳英父得罪繫獄英詣闕陳情願沒入為官奴以贖父罪

太祖諭英曰汝之情固有可矜但汝平時何不勸諫汝父使不犯法今罪不可貸然念汝愛父之至特曲法宥之汝自今凡遇父有不善當即諫止若不聽必再三言之使不陷于非義斯為孝也又顧謂侍臣曰此卒非知書者能如此亦可謂難矣故特曲法以宥其父將以勵天下之為人子者

○洪武二十八年二月己丑

太祖諭戶部臣曰古者風俗淳厚民相親睦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近世教化不明風俗頹敝鄉鄰親戚不能周卹甚者強淩弱衆暴寡富吞貧大失忠厚之道朕即位以來恒申明教化于今未臻其效豈習俗之固未易變耶朕置民百戶為里一里之間有貧有富凡遇婚姻死喪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民豈有窮苦急迫之憂又如春秋耕穫之時一家無力百家代之推此以往百姓寧有不親睦者乎爾戶部其諭以此意使民知之

議禮

○洪武元年十一月丙午中書及禮部定奏天子親祀圜丘方丘宗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子風雲雷雨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致祭郡縣宜立社稷有

司祭里社土穀之神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竈載諸祀
典餘不當祀者並禁之
太祖因諭羣臣曰凡祭享之禮載牲致帛交於神明費出
已帑神明歆之如庶人陌錢辦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
而不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已力所致也若國家倉廩
府庫所積乃生民脂膏以此尊醪俎饌充實神庭徼求
福禄以私於身神可欺乎惟為國為民禱祈如水旱疾
疫師旅之類是也
○癸亥
太祖欲舉行耕籍田禮諭廷臣曰古者天子籍田千畆所
以供粢盛備饋饎自經喪亂其禮已廢上無以教下無
以勸朕莅祚以来悉修先王之典而籍田為先故首欲
舉而行之以為天下勸時監察御史有歷班而言曰耕
籍田則力本者知所重矣
太祖曰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裕鬼神之常享必也務
農乎故后稷樹藝稼穡而生民之詩作成王播厥百穀
而噫嘻之頌興有國家者其可棄是而不講乎遂命以
来春舉籍田禮行之
○洪武二年六月庚午
太祖讀叔孫通傳至魯两生不肯行因謂侍臣曰叔孫通
雖云竊禮之糠粃然創制禮儀於煨燼之餘以成一代
之制亦可謂難矣如两生之言不無迂耶若禮樂必待

百年而後可興當時朝廷之禮廢矣朕聞先王之禮因時制宜孔子亦曰朞月三年必世蓋亦因時制宜之謂必待百年則誠迂矣

○洪武三年正月癸巳先是

太祖以天下初定欲通羣下之情日詔百官悉侍左右詢閭民情諮訪得失或考論古今典禮制度故雖小官亦得上殿至有踰越班次者

太祖乃謂宰臣曰朝廷之上禮法為先殿陛之間嚴肅為貴朕始欲諮訪庶事故令百官入侍左右至班序失次非所以肅朝儀也自今文武百官入朝除侍從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指揮使六部尚書侍郎等官許上殿其餘文武官五品以下並列班于丹陛違者糾儀官舉正之

○八月庚申

太祖諭廷臣曰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制以辨貴賤明等威是以漢高初興即有衣錦繡綺縠操兵乘馬之禁歷代皆然近世風俗相承流于僭侈閭里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而奴僕賤隷往往肆于鄉曲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失政也中書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條頒布中外俾各有所守

○洪武五年三月辛亥

太祖謂禮部臣曰禮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成周設大

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夫制中莫如禮修政莫如禮齊家莫如禮故有禮則治無禮則亂居家有禮則長幼叙而宗族和朝廷有禮則尊卑定而等威辨元興以夷變夏民染其俗先王之禮幾乎熄矣而人情狃於淺近未能猝変今命爾稽考典禮合于古而宜于今者以頒布天下俾習以成化庶幾復古之治也

○洪武六年三月甲辰禮官上所定禮儀

太祖謂尚書牛諒曰禮者國之防範人道之紀綱朝廷所當先務不可一日無也自元氏廢棄禮教因循百年而中國之禮変易幾盡朕即位以来夙夜不忘思有以振舉之以洗汙染之習故嘗命爾禮部定著禮儀今雖已成宜更與諸儒參詳考議斟酌先王之典以復中國之舊務合人情永為定式庶幾愜朕心也

○九月丙午禮部奏定百官常朝班次及奏事等禮儀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朝廷之禮所以辨上下正名分不以賤加貴不以卑踰尊百官在列班序有倫奏對雍容不失其度非惟朝廷之尊抑亦天下四方瞻仰所在也今文武百官朝參奏事有未閑禮儀者是禮法不嚴於殿陛何以肅朝廷乎自今凡新任官及諸武臣於禮儀有不閑習者令侍儀司官日於午門外演習之且命御史二人監視有不如儀者糾舉之百官入朝失儀者亦糾舉如律

○洪武七年十二月壬戌朔孝慈錄成先是貴妃薨勑禮官定喪服之制禮部尚書牛諒等奏曰周禮儀禮父在為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

太祖曰父母之恩一也而喪服低昻若是其不近于人情甚矣因勑翰林學士宋濂曰養生送死聖王之大政諱忌忌疾哀世之陋習三代喪禮節文尤詳而散失於衰周厄於暴秦漢唐以降莫能議此夫人情有無窮之變而禮為適變之宜得人心之所安即天理之所在爾等其考定喪禮於是濂等考得古人論服母喪者凡四十二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四人奏之

太祖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今觀願服三年喪比服期年者加倍則三年之喪豈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乃立為定制

○洪武十二年正月己卯合祀天地于南郊大祀殿禮成勑中書省臣曰立綱陳紀治世馭民斯由上古之君立至今相承而法則焉凡有國者必以祀事為先祀事之禮起以古先聖王其周旋上下進退奠獻莫不有儀然儀必貴誠而人心叵測至誠者少不誠者多暫誠者或有之若措禮設儀文飾太過使禮煩人倦而神厭弗享[illegible]也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朕周旋祀事[illegible]有一年見其儀太煩乃以儀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歆今十二年春始合天地大祀而上

下悅若有肸蠁荅於朕心爾中書下翰林令儒臣紀其
祀事以彰
上帝皇祇之昭格而錫黔黎之福朕與卿等尚夙夜無怠
以荅
神明之休祐焉
○洪武二十年七月丁酉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
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廟
太公曰太公周之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
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至於建武學用武舉是析文武
為二途自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學者文武
兼備故措之于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
者乎即以太公之鷹揚而授丹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
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於後世武學專講韜
略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閑俎豆拘於一藝之偏之陋
哉今欲循舊用武舉立廟學甚無謂也太公之祀止宜
從祀帝王廟遂命去王號罷其舊廟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甲寅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
先是禮官奏以風后力牧皐陶夔伯夷伯益伊尹傅說
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周勃
鄧禹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趙普曹
彬韓世忠岳飛張浚博爾忽博爾朮赤老温伯顏阿木
安童凡三十六人皆宜從祀于帝王廟

太祖曰古之君臣同德者終始一心載在史傳萬世不滅
國家祀典必合公論不可徒觀其迹而不究其實也若
宋趙普負太祖為不忠不可從祀元臣四傑木華黎為
首不可以其孫從祀而去其祖可祀木華黎而罷安童
既祀伯顏其阿朮亦不必祀如漢陳平馮異宋潘美皆
節義兼善始終可從廟祀於是定以風后力牧臯陶夔
龍伯益伯夷伊尹傅説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
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
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
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朮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從
祀歷代帝王廟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丁卯命禮部右侍郎張智申肅朝
儀
太祖謂之曰禮儀者朝廷之表有虞之時羣后德讓百僚
師師卿其申諭百官景行古人無敗禮失度以取咎責

興禮樂

○吳元年七月乙亥先是命選道童俊秀者充樂舞生至
是始集
太祖御戟門召學士朱升范權領樂舞生入見設雅樂閱
試之
太祖親擊石磬命升辨識五音升不能審以宮音為徵音
太祖曰升每言能審音至辨石音何乃以宮作徵耶起居

汪熊鼎對曰八音之中石聲最難和惟后夔能和磬聲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太祖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和即八音諧和矣因命樂生登歌一曲

太祖復嘆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耶鼎復對曰樂音不在外求寔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亦無不和矣

○洪武四年六月戊申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製宴享九奏樂章成上之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先是

太祖厭前代樂章率用腴詞以為容悅甚者鄙陋不稱乃

命凱等更製其詞既成

太祖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為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豔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聲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為舞隊諧戲殿廷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諠譊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洪武十四年二月丁丑命禮部申明鄉飲酒禮

太祖謂禮官曰鄉飲之禮所以序尊卑別貴賤先王舉以

教民使之隂愛敬識廉恥知禮讓也朕即位以来雖以舉行而鄉閭里社之間恐未徧習令時和年豊民間無事宜申舉舊章其府州縣則令長官主之鄉閭里社則賢而長者主之年高有德者居上高年淳篤者次之以齒為序其有違條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雜於善良之中如此則家識廉恥人知禮讓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之道不待教而興所謂宴安而不亂和樂而不流者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政謂此也

○洪武十七年六月庚午

太祖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然後教化醇一或者曰有禮樂不可無刑政朕觀刑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為治耳苟為治徒務刑政而遺禮樂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風在下者雖存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大抵禮樂者治平之膏梁刑政者救弊之藥石卿等於政事之間宜知此意毋徒以禮樂為虚文也

○甲午

太祖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校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今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

之樂所以綏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和而正後世之歌詞淫以夸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世之律呂出人為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聲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于心口歌之而非出于志人與樂判然為二而欲以動天地鬼神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究心於此俾樂成而頌之諸生得以肄習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崇教化

○洪武二年二月庚午先是

太祖問戶部天下民孰富產孰優戶部臣對曰以田稅之多寡較之惟浙西多富民厚産

太祖曰民富多豪強故元時此輩欺陵小民武斷鄉曲人受其害宜召之來朕將勉諭之至是諸郡富民至入見

太祖諭之曰汝等居田里安享富税者汝知之乎古人有言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使天下一日無主則強凌弱衆暴寡富者不得自安貧者不能自存矣今朕為爾等立法更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貧者得以全其生爾等當循分守法能守法則能保身矣毋陵弱毋吞貧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親族周給貧乏遜順鄉里如此則為良民若效昔之所為非良民矣衆皆頓首謝於是賜酒食而遣之時翰林學士宋濂詹同及侍制王禕起

居注陳敬等侍左右

太祖顧謂之曰朕諭此輩欲勉之為善耳禕對曰自古帝王皆兼君師之任三代而下為人主者知為治而不知為教今

陛下訓諭之不啻嚴師之教弟子恩至厚也誠所謂兼治教之道

○六月辛巳令民間立義塚

太祖諭禮部臣曰古者聖王治天下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朽骨近世狃于胡俗死者或以火焚之而投其骨于水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為甚其禁止之若貧無地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閒地為義塚俾之葬埋或有宦遊遠方不能歸葬者官給力費以歸葬之

○洪武十七年十一月庚午

太祖謂禮部臣曰近命遼東立學校或言邊境不必建學夫聖人之教猶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曾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夫越與魯相去甚遠使越人而居魯久則必魯矣魯人而居越久則必越矣非人性有魯越之異風俗所移然也況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聞禮教亦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

書習禮讓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己酉播州貴州宣慰使司并所屬宣撫司官各遣其子来朝請入太學

太祖勅國子監官曰移風善俗禮為之本敷訓導民教為之先故禮教明于朝廷而後風化達于四海今西南夷土官各遣子弟来朝求入太學因其慕義特允其請耳爾等善為訓教俾有成就庶不負遠人慕學之心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癸亥有儒士祁授知縣陛辭

太祖問之曰試言莅民之道何先對曰教化為先曰教化何施對曰奬勸之

太祖曰治民固以教化為本而身又為教化之本長一邑則係一邑之望民率視己以為則己身不正民將何法雖多為奬勸彼不見信故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爾其試之

太祖高皇帝寶訓卷之二終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